

在不斷加速的時間體驗中，個體必須學會主動減速，更多關注自己的生活。每個人都具有決定自身生活節奏的潛力。現代人必須學會自主地進入空無的狀態，即在閒暇中，放下工作和消費，泰然面對所謂的「無聊」。因為，沒有事件發生本身也是一種事件。

資本與時間

黃鳳祝

信息技術的發展與資本的全球化，使人類的時間概念日趨社會化和經濟化。現代人每天都生活在被時間驅趕的狀態中。在《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一書中，美國文化批評家喬納森·克拉瑞（Jonathan Crary）把這種異化歸結為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德國哲學家薩弗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一九四五—）則試圖從哲學層面，探討現代人與時間相處的困境。

薩弗蘭斯基在二〇一五年出版的《時間——它如何規範我們，我們又用它來做什

麼》（Zeit: Was sie mit uns macht und was wir aus ihr machen）中指出，現代人正在感知層面上經歷三種時間突變：首先，是不斷加速的時間體驗。時間本身並不會加速，只是人們在其中填充的事件（Ereignis）愈來愈多，導致時間愈來愈緊張。現代人計劃做的事情，往往已經超越了有生之年的承受限度。其次，地區的同時性轉變為全球範圍的同時性。現代通訊技術使同步交流成為可能，人們可以在此時此地同時感知和處理遠方發生的事件。這種同時性使人類生活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第

三，存在不同的時間速度。鐘表使時間社會化，但是社會化的時間往往與個體的生物鐘或是自身的時間經驗有所出入。此外，社會不同領域的時間速度也存在差異，金融市場的交易速度遠比民主決策進程要快。如果為了遷就金融領域的時間節奏，而忽略了生活範疇或是政治領域的特殊性，任由國家的命運掌握在市場手中，有可能給人類社會的發展造成致命性的後果。

心理時間受政治經濟環境影響

在存在多種時間速度的現代社會中，個體留給自己多少時間，選擇何種速度，已經成為一個關乎政治權力的問題。在未被事件充滿時，時間最具可見性和可經驗性。在無所事事的空间時刻，個體會更為清晰地意識到時間的存在。感知無所事事的能力，把人類和動物區分開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現代人在抱怨時間壓力的同時，愈來愈無法忍受與時間獨處。由於害怕墜入無所事事的黑洞，人們需要不斷地行動，具體而言，就是工作、競爭、娛樂與消費。

在《時間》一書中，薩弗蘭斯基梳理了從古希臘到現代哲學和文學中的時間理念。傳統的基督教神學與現代的天文學理論存在許多衝突和矛盾，但是它們的起點卻是相似的，即假設存在與時間同時出現。在上帝創世之前或是



薩弗蘭斯基《時間——它如何規範我們，我們又用它來做什麼》。(資料圖片)

宇宙大爆炸之前，既沒有存在，也沒有時間；神創造天地萬物或是宇宙大爆炸之後，物質才開始存在，時間始自事件的發生。存在通過事件的發生而出現。事件可以理解為創造性的行為。工作或消費就是一種事件的發生，就是創造，即通過工作，使某種新的事物得以出現和存在。創造使個體感知自我的存在和價值。沒有創造，個體就會因為得不到認同而感到失落。

薩弗蘭斯基所關注的時間概念，不是宇宙的物理時間，而是個體的心理時間。心理時間受到個體所處的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隨着社會歷史和生活方式的變遷，人的心理時間也在發生變化。海德格爾認為，對事件發生的期待，是導致現代人焦慮的主要原因。

在資本主義社會，個體的焦慮主要表现在雇傭關係上。職業界定了個體對於時間的心理感受。資本作為支配個人時間的力量，

在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中已有論述。勞動生產率愈高，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就愈高，生產成本愈低，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就愈高。提高生產效率，由此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主要手段。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只有用於生產和消費的時間，才是有效的時間。想要先於競爭者在市場上推出新的產品，必須更為高效地利用時間、節約時間、贏得時間。沒有事件發生的時間空檔，常常被認為是無意義的。身處其間，個體會感到失落和空虛，迷失存在的意義。解決內心焦慮的辦法，就是不斷地工作或是消費。

進入空無狀態 泰然面對「無聊」

人的存在本身沒有時間表，只有在事件產生的過程中時間才得以顯示。顯示出來的時間就是現在，顯示之前的存在就是過去，未顯示者為將來。薩弗蘭斯基指出，在主體未感知事件發生的存在中，時間同樣會流逝，此時個體對於時間特別敏感，並因此產生「無聊」的感覺。在「中觀」（人們通常談論「微觀」——粒子世界和「宏觀」——天文世界，不談「中觀」；我在「微觀」與「宏觀」之間加入「中觀」，指向「世間」——人的世界；佛家龍樹所謂的「中觀」，與我的概念不同）的時間流程中，時間的速度是一個常數，既不會加速前進，也不會減速慢行。但是在沒有事件發生

時，人們常常感到時間流逝得特別緩慢。無聊使人害怕，使人焦慮，如同宇宙中的黑洞，可以吞噬一切，使人的存在化為烏有。對無聊的懼怕促使人主動行動，尋求事件的發生。

現代通訊網絡的發展，使人可以「同時」感受和處理不同距離的事件，由此形成一種「同時性」的心理壓力。個體期望自己能夠「同時」感知世界各地發生的事件，當無法感受這種「同時性」時，就會陷入無聊和煩躁。現代人很難享受寧靜帶來的喜悅。禪宗的修行，就是要擺脫世俗的紛擾，置身於無事件中，在空蕩蕩的時間裏消解一切憂慮和煩惱。享受「無聊」帶來的安寧，是現代人用消費和娛樂無法達到的境界。

在《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一書中，克拉瑞把睡眠視為人類反抗資本與技術異化的最後陣地。相對而言，薩弗蘭斯基的主張更為積極。在他看來，通過娛樂排遣無聊，避免與虛空相遇，並不能解決現代人的焦慮。在不斷加速的時間體驗中，個體必須學會主動減速，更多關注自己的生活。每個人都具有決定自身生活節奏的潛力。現代人必須學會自主地進入空無的狀態，即在閒暇中，放下工作和消費，泰然面對所謂的「無聊」。因為，沒有事件發生本身也是一種事件。

（作者是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